



柏拉图对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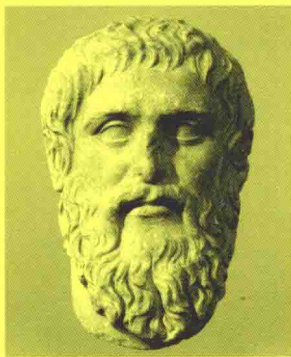
〔古希腊〕柏拉图 著 戴子钦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Plato

Seven Dialogues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柏拉图对话集

〔古希腊〕柏拉图 著 戴子钦 译

Plato

Seven Dialogue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对话集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戴子钦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8

(译文名著精选)

ISBN 978-7-5327-7294-0

I. ①柏… II. ①柏… ②戴…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9312 号

Plato

SEVEN DIALOGUES

柏拉图对话集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戴子钦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72,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294-0/1·4441

定价: 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506965

目 录

莱西斯(或友谊)	001
拉克斯(或勇敢)	032
普罗塔哥拉	062
梅尼克齐努士	126
蒂迈欧	146
克里蒂亚	225
克立托封	241
译者后记	247

莱西斯(或友谊)

人物：

苏格拉底，叙述谈话的人 梅尼克齐努士 希波泰勒士 莱西斯
克蒂西普士

地点：

雅典城外一座新建的体育馆

我从学园出来，取道城外靠近城墙的那条路，直往林园走去。走到巴诺布斯喷泉附近的后城门，遇见了海罗尼莫士的儿子希波泰勒士和庇安尼亚区的克蒂西普士，还有一群年轻人，同他们站在一起。希波泰勒士见我走近了，问我从什么地方过来，往哪儿去。

我回答道，我是从学园出来、到林园去的。

他说，那么请到我们这里来吧，从这儿进去；你也可以进去的。

我说，你们是一些什么人呢？教我到哪儿去呀？

他给我指着一处四周设有围墙的场所和一道面对城墙敞开着的大门，说道，从这里走吧。这就是我们大家聚会的地方：我们的人数不少呢。

我问道，那么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呀？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活动呢？

他回答道，这是一座新建的体育馆；我们的活动通常是相互交谈，欢迎你 also 来参加。

我说，谢谢你；那么你们的教师是哪一位呀？

他说，是你的老朋友、对你非常钦佩的米库士。

我回答道，不错；他是一位十分杰出的教师。

他说，你是不是有意和我同去，跟他们见见面呢？

我说，好的；不过我想先了解一下，你们对我要求的是什么？你们

中间谁是大家所喜爱的？

他说，各有所爱，苏格拉底。

我问道，那么你所爱的是谁呀？告诉我吧，希波泰勒士。

经我这一问，他立刻脸红了；于是我就对他说，海罗尼莫士的儿子希波泰勒士呀！你用不着再说你是或者不是在爱着什么人了；此刻再来认定这事实已经太晚了；因为我发觉你不仅仅是在爱着什么人，而且已经爱得很深很深了。我纵然头脑简单、经验缺乏，可是诸神也赋予我那种能力，能够一眼便识得一个钟情的人和他的喜爱对象呢。

于是他的脸越来越红了。

克蒂西普士说道：希波泰勒士，我可乐意看到你满脸红晕、对苏格拉底想说又不肯说那名字的神情呀；可是如果他同你在一起呆上不多一会儿，你就会别的不谈尽谈那一个，教他听得腻烦死哩。说实在话，苏格拉底，他尽谈莱西斯，絮聒得我们耳朵也聋了，我们实在不愿意再听了；要是碰到他有几分醉意的话，那就非常可能被他吵醒，只觉得耳边响着莱西斯的名字。你听他的谈吐这么拙劣，有时还更糟糕呢；可是如果遇到他拿他的诗歌和散文硬塞到我们耳朵里来，那才受不了呢；而更使人难堪的，是他那给心爱的人唱歌的神态；他的嗓音真正骇人，我们却也不能不忍受。如今经你开门见山地问到这件事，他倒脸上发烧了。

我说，我猜想这位莱西斯一定很年轻；因为我记不起熟人中间有这么一个名字。

他说，他父亲乃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因此大家只知道他是某某人的儿子，通常都没有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叫他；不过，尽管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相信你一定认得他的面貌，因为那面貌已尽够使他出人头地了。

我说，那么请你告诉我他是谁的儿子吧。

他是伊克佐尼区德谟克拉特的长子。

我说，啊，希波泰勒士，你物色到了一位多么高贵而又纯朴无瑕的喜爱对象啊！我希望你能让我领教一下你给伙伴们所作的表演，如此我就可以衡量你是不是懂得一个钟情者应当怎样谈说他的爱，无论是对那少年本人去谈还是对旁人去谈。

希波泰勒士说，不对，苏格拉底；你一定不会重视克蒂西普士刚才所说的话的。

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否认你喜爱他所说的那个人呢？

不是；但我否认他作诗或者写文章。

克蒂西普士说道，他的心神不大正常呢；他在胡说呀，他简直发疯了。

我说，呵，希波泰勒士，我并不要求听到你为颂赞你那喜爱对象所作的任何诗篇或者歌曲；不过我很想知道这些诗篇或者歌曲的大意，这样我就可以衡量你所采取的亲近你那喜爱对象的方式了。

他说，叫克蒂西普士来告诉你吧；因为，假使像他所说，我的声音一直在他耳朵里喧闹地响着，那么他对我所说的话，一定是知道得很清楚并且记忆得很确切了。

克蒂西普士说道，对的，一点不错；我知道得太清楚了，说出来非常可笑：虽然他是一个钟情者，并且钟情得十分虔诚，可是他对喜爱的对象谈的尽是一些小孩子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你说这不是很可笑吗？他只能谈些全城都赞扬的、德谟克拉特家的豪富，还有那少年的祖父莱西斯以及其他一切先人，还有他们府上的马群，还有他们在德尔斐运动大会、地峡运动大会以及尼米亚运动大会^①上所取得的赛车和赛马的胜利——这些就是他所写的并且反复讲述的故事，此外还有更古老的传说轶事呢。刚刚在前天，他作了一首诗，描写款待海拉克勒斯^②

① 古希腊有四大运动会，这里举出了三个，另一个是现在还在沿用其名称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② 即海克力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神的儿子。

的盛宴，说的是海拉克勒斯如何由于他同德谟克拉特家族的亲戚关系而受到莱西斯的一位祖先的盛情接待；因为这位祖先本人也是宙斯神和那地区创建者的女儿所生的。就是这一类的荒唐故事，他对我们歌唱，朗诵，还教我们非听不可。

我听了这番话，就说道：呵，可笑的希波泰勒士呀！你在没有赢得胜利之前，怎么可以写作并且歌唱那些奉献给你自己的赞歌呢？

他说，我的歌曲和诗篇，可并不是奉献给我自己的呀，苏格拉底。

我说，你以为不是么？

你怎么说呢？

我说，毫无疑问，这些歌曲都是奉献给你自己的；因为如果你赢得了你那俊美的喜爱对象，你的言谈和歌唱就将成为你的一种光荣，也就确实可以看作为庆贺你征服并且赢得了这么一个喜爱对象而制作的赞歌；可是倘若他从你这里溜走了呢，那么你越是颂赞他，就越显得你失去这么一个最美好的人物和这么一份最难得的幸福之为可笑了；所以凡是聪明的钟情者，在赢得对方之前，不会去颂赞他所喜爱的人，因为他担心着可能发生的变故。也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凡是容貌美好的人，遇到别人颂赞他们或者夸奖他们，就会变得十分骄傲自负。你以为我这话对么？

他说，对的。

他们越是骄傲自负，那么要掳获他们就越加困难了吧？

自然。

要是有一个猎人，把野兽惊走了，因此要掳获捕猎对象更加困难了，你说这是怎样的一个猎人呢？

他是一个拙劣的猎人，毫无疑问。

很对；再说，如果不是用言语和歌曲去抚慰一个喜爱对象，而是去激怒他，那就显得十分缺乏技巧了：你同意不同意呢？

同意。

那么，希波泰勒士，请你想一想，你写作那些诗歌是不是犯了上面所说的全部错误呢？因为，要是一个人拿他的诗歌伤害了自己，我就很难设想你还会承认他是个好诗人。

他说，当然不会；这样的诗人可成了傻子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我要向你讨教，苏格拉底，我欢迎你给我更多的指示。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人应当用什么样的言语和行动，才可以得到他的喜爱对象的钟爱？

我说，这个不容易断定；不过，倘使你设法让我同你所钟爱的人面谈一下，也许我能告诉你应当怎样和他交谈，而不再像别人非难你的那样唱歌和朗诵。

他回答道，这倒没有什么困难；只要你同克蒂西普士一起进入体育馆，坐下谈天，我相信他自己会走过来的；因为他很喜欢听人谈论，苏格拉底。由于今天是赫尔米士^①的节日，许多青少年都来了。他是一定会来的：如果他自己不来的话，那就请克蒂西普士去叫他一下；因为克蒂西普士和莱西斯很相熟，他的表弟梅尼克齐努士同莱西斯又是很亲密的朋友。

我说，就这样办吧。于是我就领着克蒂西普士走入体育馆，其余的人也都跟着进来了。

进门的时候，我们看到少年们刚才举行过献祭；仪式已快结束了。他们都穿着最华美的衣服，在玩掷骰子的游戏。多数在外面广场上耍；也有一些人是在浴池更衣室一角从柳条小筐子里捞骰子猜单双。另有一群旁观者围着观看，其中一个就是莱西斯。他和其他一些青少年站在一起，头戴花冠，模样很可爱，他那仪态的温雅和他的俊美同样值得称赞。我们离开了他们，往对面另一个角落，找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坐下

^①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司学艺、商业、辩论、体育之神。古希腊赫尔米士节日，男青年们聚在体育馆举行庆祝。

了，然后开始交谈起来。我们这行动吸引了莱西斯的注意，频频回头看我们——显然他是想到我们这边来呢。他踌躇了一会儿，不敢单独过来；可是后来他的朋友梅尼克齐努士没到游戏结束就从广场走进了体育馆，见了克蒂西普士和我，马上走到我们旁边找个坐处坐下；莱西斯见了，也跟着过来，在他的旁边坐下；其他许多少年也过来了。希波泰勒士看见这群人站在我们周围，就转到他们的后面，以为这样可以避开莱西斯的视线，怕莱西斯见了他会生气；他就站在那里静听着。

我转向梅尼克齐努士，说道：德漠芬的儿子呀，你们两位年轻人谁的年纪大呢？

他说，那可巧是我们两人争论未决的问题。

谁的门第高呢？难道这也是需要争论的问题吗？

不错，正是这样。

你们可也争论谁更俊美吗？

两个少年都笑了。

我说，我不来问你们谁更富有；因为你们俩是朋友，对不对？

他们回答道，当然是朋友。

朋友之间，一切财物都是彼此共有的，所以如果你们说你们是朋友这话真实不虚，那么你们两人就谁也不能比谁更富有了。

他们表示赞同。我正想问，他们俩谁更公正和谁更聪明，可是忽然有人走来叫梅尼克齐努士，说是体育馆的主任在找他。我猜想大概是要他去行献祭吧。于是他就走了。我向莱西斯继续问了几个问题。我说，莱西斯呀，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是非常喜爱你的。

他说，当然。

他们都希望你尽可能得到快乐吧。

是的。

可是，一个人如果处于奴隶的境地，不能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以为他是快乐的吗？

他说，我以为那是不会快乐的。

如果你的父母喜爱你，并且希望你快乐的话，那么很清楚他们是一心想增进你的快乐了的。

他回答道，当然。

那么他们是不是允许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绝不责备你或者阻止你呢？

他们要阻止我的，苏格拉底；有很多事情他们不让我去做。

我说，你怎么说呀？他们是不是既希望你快乐，却又不让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比如，你想登上你父亲的一辆战车，亲自驾驭着去参加竞赛，难道他们不许可你这样做而且还阻止你吗？

他说，当然啰，他们不会许可我这样做的。

那么他们准许谁去驾车呢？

车夫嘛，我父亲雇了他专门驾车的。

难道他们对一个佣仆比对你更信任，可以让他随意驱使马匹吗？而且他们还为此给他钱吗？

就是这样。

可是我相信，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妨手执长鞭亲自去驾骡车吧；——这件事他们总会允许你吧？

允许我！他们才不允许呢。

我说，那么，没有人可以拿起鞭子去赶骡子了？

有的，赶骡子的伙子呀。

他是奴隶还是自由民呢？

奴隶。

那么，难道你的父母对奴隶比对你——他们的儿子更为看重吗？难道他们宁愿将财产信托给奴隶而不信托给你吗？难道他们准许奴隶随意去做爱做的事情，却不许你这样做吗？再请你告诉我：你自己可以做主，还是他们连这一点也不许可呢？

他说，不行哪，当然他们是不许可的。

那么你是另外有人替你做主的了？

是的，我的师傅；他替我做主。

他是奴隶吗？

他回答道，当然啰，他是我家的奴隶。

我说，这可真是一桩稀奇事情啦，一个自由民居然会归一个奴隶去管束。那么他对你做些什么呢？

他带我上老师们那儿去。

你的意思不是说你的老师们也管束着你吧？

当然，他们是管束着我的。

这样看来，我应当说你父亲是喜欢派上许多主子和老师来使你受罪的了。不过无论如何，在你回家到了你母亲身边的时候，她总会听你自由活动，不来妨碍你的快乐了吧；你可以随意拿动她的羊毛或者她在织制的毛料吧。我相信她也不会阻止你去摸弄她那刮布用的木刀，梳毛用的长梳，或者其他任何纺织用具吧。

他笑着回答道，不行哪，苏格拉底；她不但要阻止我，如果我碰一碰那些东西，她还要打我呢。

我说，嗟，这真教人惊异了。可是你对你的父母曾经有过什么不敬行为吗？

他回答道，没有，确实没有。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处心积虑地不让你得到快乐，不许你随意行动呢？——教你一天到晚听从别人的管束，并且，总而言之，不许你做任何你要做的任何事情。从这情况看来，尽管他们有巨大财产，可是那些财产归别人掌管而不归你掌管，似乎对你没有一点好处；你那俊秀的人品，对你也丝毫无用，因为你是受别人看护着、管束着的；而你呢，莱西斯呀，你却不能主宰任何人，不能做你愿意做的任何事情，这是什么缘故呢？

他说，我想，苏格拉底，原因在于我还没有到年龄吧。

我说，我可怀疑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在这里；因为我猜想，你父亲德谟克拉特，还有你母亲，一定已经允许你去做某些事情、而不是等你成年之后再让你去做的：比如，他们要读什么或者写什么，我想在你们全家总是第一个找到你去担起这任务的吧。

一点不错。

你可以随你的高兴，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写信或者读信，也可以完全随你的高兴拿起竖琴来，调整任何一条琴弦，用手指弹或者用拨子弹，你的父母谁也不会来干预你吧。

他说，确实如此。

我说，那么，莱西斯呀，他们准许你做这件事而不准许你做那件事，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他说，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只懂得这件事而不懂得那件事吧。

我说，对呀，亲爱的年轻人，照这样说来，原因不在于年龄上有不足，而在于知识上有不足啊；到了有一天你父亲认为你的知识胜过了他，那时他马上就会听信你的话，并且把他的财产交付给你的。

我料想会这样。

我说，好极了；还有你的邻居，不也会按照你父亲的办法来对待你吗？一旦他确信你对管理家务的知识胜过他自己，那么他将照旧自己掌管家务呢，还是愿意把家务委托给你呢？

我想他会委托给我的。

雅典人民如果见到你具有充分的智慧可以治理他们的事务，是不是也会把他们的事务信托给你呢？

是的。

我说，呵！我再作个比方吧：有个国王，他的长子是亚细亚亲王；——假定我们俩前去朝见，设法使他相信我们的烹饪技术胜过他的儿子，那么他是不是会将调制羹汤的特权授与我们，听任我们在锅水

沸滚时放入任何作料，而不将这特权授与他儿子呢？

显然会授与我们的。

我们可以成把地拿食盐放进去，而他的儿子却连放入一小撮也不被许可吧？

当然。

或者再假定他儿子有眼病，那国王如果认为他没有医药知识，会不会准许他处理一下自己的眼睛呢？

他是不会准许的。

在另一方面，如果他以为我们具有医药知识，他就会准许我们随意摆布他——甚至让我们撑开他的两眼，撒入灰土，因为他以为我们懂得医治方法吧？

确是这样。

凡是在他看来我们比他自己或者他儿子懂得更多的事情，他都会信托我们去处理吧？

他回答道，当然如此，苏格拉底。

那么事情就是这样，亲爱的莱西斯。凡是懂得的事情，人人都会信托我们去办——无论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可以随我们的心意加以处理；除非不得已，别人也没有一个会来干涉我们的。我们可以不受一点拘束，并且成为主宰别人的人；而这些事情会成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好处。可是，凡是我们不懂得的事情，那就没有一个人会信托我们按照我们认为有利的办法去做了——他们倒会用尽力量来阻止我们；不但陌生人是这样，连我们的父母，甚至更亲近的人（要是有的话），都是这样。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就得听从别人的调度。这些事情就不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了，因为我们从这里得不到什么好处。你同意我的话吗？

他表示同意。

那么，在我们对别人没有用处的场合下，我们是不是会成为别人的

朋友呢？别人是不是会喜爱我们呢？

当然不会。

那么，你如果你对你父亲没有用处，你父亲就不会喜爱你；任何人如果对别人没有用处，别人也都不会喜爱他吧？

看来是不会的。

如此说来，我的少年朋友啊，假如你有了知识，所有的人都会成为你的朋友和亲人，因为你对他们有用处，有好处；可是如果你没有知识的话，那么无论父亲，母亲，亲族，以至于任何人，都不会成为你的朋友。再说，一个人对于他还没有懂得的事情，能够以有知识自负吗？

他回答道，那是不可能的。

你呢，莱西斯，如果你需要一位教师来教你的话，那么你总还没有掌握到知识吧。

不错。

因此，你既然没有什么知识可以自负，也就不是自负的人了。

的确，苏格拉底，我以为我不是那样的人。

听他说了这句话，我就转向希波泰勒士，差一点没把事情弄糟，因为我准备对他说：希波泰勒士呀，你应当照这个样子同你所爱的人去交谈，贬抑他，降低他，而不要用你那样的办法，捧得他飘飘然，把他惯坏了。可是我见到他听了我的话异常苦恼而且狼狈，同时我又记起，他虽然近在咫尺，却是不愿意让莱西斯看到的；因此我在一转念间就把话忍住了。

这时梅尼克齐努士回来了，坐在莱西斯旁边的原位置上；莱西斯以一种稚气而亲热的态度，凑近我耳边，为了不让梅尼克齐努士听见，悄悄地对我说：苏格拉底呀，你就把你刚才跟我讲的话对梅尼克齐努士也讲一遍吧。

我回答道，还是请你告诉他吧，莱西斯；我相信刚才你是留心听着的。

他回答道，当然。

那么，请你仔细回想一下我所讲的话，尽可能准确地重述给他听吧，要是你有什么地方忘记了，下次见面时再问我。

我一定照你的意思办去，苏格拉底；不过现在还请你给他另外谈些什么吧，让我也听听，到时候再回家去。

我说，既然你要我谈，我当然不好推却；不过你也晓得，梅尼克齐努士是个非常喜欢吵架的人，因此倘若他要跟我过不去的话，你得来解救一下才是。

他说，不错；他是非常喜欢吵架的，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要求你和他去争论一番。

要我教自己出丑吗？

他说，不，一点不是；我是要你去制服他呀。

我回答道，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啊；因为他是一个可怕的家伙——是克蒂西普士的门徒呢。克蒂西普士本人也在这里：你没看见他吗？

不要怕，苏格拉底，请你开始和他争论吧。

我回答道，好吧，看来我非得和他争论一番不可了。

这时克蒂西普士埋怨我们尽秘密交谈，不肯把谈话的乐趣让别人分享一点。

我说，我是愿意让你分享到的。莱西斯在这里，他对我刚才所谈的事情有些地方不懂得，要我问问梅尼克齐努士，他以为梅尼克齐努士大概是知道的。

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呢？

我说，好极了，我一定去问他；梅尼克齐努士呀，就请你回答我吧。不过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我从儿童时代直到如今，始终热衷于一样事情。凡人各有喜好；有些人爱马，有些人爱狗；有些人喜欢黄金，有些人喜欢荣誉。我呢，我对这些东西全都没有强烈的欲望；可是我非常喜欢朋友；我宁愿得到一个好的朋友，而不要世界上最好的公鸡或者最

好的鹤鹑；甚至我也可以说我不要世界上最好的马或者最好的狗。是的，凭埃及人的狗来起誓^①，我万分情愿要一位真实的朋友，而不要大琉士^②的全部黄金，甚至大琉士本人：我是这样一个喜爱朋友的人呢。现在我看到你和莱西斯，在你们的少年时代，如此容易地获得了这一份珍贵的东西，如此迅速地他获得了你的友谊，你获得了他的友谊，我感到惊奇并且断定你很快快乐，因为回顾我自己，我可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友谊，甚至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一位朋友呢。这可正是我想问问你的，因为你已经有了经验了。那么就请你告诉我吧，当一个人喜爱另一个人的时候，究竟谁是朋友？是喜爱者还是被喜爱者？或者两者都是？

我以为，两者都是对方的朋友吧。

我说，你是不是以为，只要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喜爱另一个，那么他们就彼此都是朋友了？

他说，是的，这正是我的意思。

可是如果那喜爱者并不受到对方的喜爱呢？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啊。是的。

或者说不定竟还受到憎恶呢？喜爱他人的人，在他们同喜爱对象的关系上，有时似乎难免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爱是异常强烈的，可是他们觉得没有得到爱的回答，或者竟还以为受到了憎恶。这不是确实的吗？

他说，是的，完全确实。

照这情况来说，一个喜爱，而另一个则是被喜爱吧？

是的。

那么，究竟谁是谁的朋友呢？喜爱他人的人，无论他得到爱的回答

① 古埃及人异常爱狗，几乎以狗为崇拜对象。因此在柏拉图当时，雅典市井口语中有“凭埃及人的狗起誓”或“凭狗起誓”的惯用语。

② 波斯国王，曾两次远征雅典。